明文機

昌良旅

警語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良記

楊儀撰

本館據硯雲甲乙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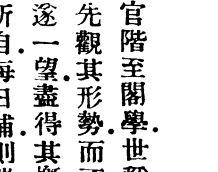
明良記

明良記

七檜山人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

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與事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



萬依宮殿門牆形勢列之。太祖御覆舟山。遂一望。盡得其概。

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自。每日晡。則攜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所嫌。亦無問識不識也。時好吟詠。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册書。就水次悲歌痛哭。篇終則裂而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離騷也。比書盡。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名。時無有知者。正德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革除年間。九都有葉希賢者。爲御史。太宗靖內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革除中已陞少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歟。

侶司徒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發徒前驅。公在遣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　謂曰。尚書導輿。能安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

太祖起布衣。一時風雲之會。多其比肩。故於大臣或不名。如誠意伯常稱先生。其後既正位。亦稱名。英宗始稱三楊爲先生。是時尚書猶名也。至孝宗稱內閣曰老先生。尚書曰老尚書。講官曰先生。得崇儒敬

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爲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順僭號故舉乾德故事諷之（時端肅公與晦菴有隙故云）

施會元顯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曰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惟兩癸未年一以太宗靖內難一以文場災並以甲申開科正德庚辰武宗南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兩過而兩被所覺竟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柰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柰實可噉又易長多陰悉聽運夫爲利其後士民幷根伐之其柰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唐解元寅既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悖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時胥口一簑烟又曰綠簑煙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其二蓋壽王少傅詩也（所用石記文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

干場其放浪類如此。

金都憲舜舉父爲山陰令。嘗發地得二古錢。文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尚少。在蜀棄牆。亦得二錢。文畫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峯倫每下筆爲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作語曰。還用閣不着。

邱瓊臺濬王三原恕。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王謂邱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邱謂王自刊章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高皇帝嘗夜讀。有新俘內侍執燭。將去燼。則以他燭燃燈。乃如剪剔。意恐誤滅之耳。帝以其詳慎。極加寵顧。

錢方伯昕爲御史時。抄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蓋文襄公所獻物也。此與謝太傅忍饑倦見桓溫事相類。豈公明哲保身。不惜小挫耶。

李文正公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陰。秀才秀才。子暮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日黃封。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張尚寶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劾。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

我朝京官。俱不敢用傘。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稍用傘。雖躋顯貴。特兩簷

青傘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宦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重青。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服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陸司業深賦早朝詩云。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陽。班成鵷鷺當堯陛。影動龍蛇護舜裳。緩步歸來綸閣靜。尚添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人。而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實。

武宗久不御內。自大同還。忽趨入宮。夏后見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來太瘦。着光祿司進膳。加肥鵝一隻。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

王瓊忌陸完。江彬忌錢寧。禍竟相若。初陸在位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偏有蘇州人好做天官。蕭曰。此位終有爾分。陸不能避。遂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固決死。而父好爲之。然尚以兒呼彬子。江後竟先錢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眞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貞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當大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甕鑿竅方寸者一。又以一甕鑿竅方分者十。並實水發竅十竅者水先竭。乃多開港汊以殺水勢。

陳翰林音性健忘。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爲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爲在此。又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陞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脩牙牌懸其帶。佯驚謂曰。公尚編脩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爲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爲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傅遷聞孝宗欲册妃。上疏練之。張后深以爲德。後閣老缺員。廷臣推選殆盡。未得俞旨。最晚乃擬李文正公及謝進。遂超遷入閣。蓋張后意也。後張后妹入宮。帝欲因后意立爲妃。廷論不可。帝決於內閣諸老。謝答曰。舜娶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帝竟用廷議罷之。（後嫁劉閣學長子。）

李尚書旻初以省元入監。時邱瓊臺爲大司成。李自通曰。浙江解元李旻見。邱公怒其淺劣。令卽用其語爲題。作破冒。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魁。謁天下之宗主。邱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浙江解

元李昊然也。

毘陵王綬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善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蕭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以爲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蓐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悅少有才名。落副榜。欲因臺閣諸名公求解於春官。時楊茘州受知邱公。遂介往謁之。邱謂桑曰。汝錄平昔得意文章數篇來。爲汝推薦。明日袖其書往。邱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句。輒指其疵病。至將半。以指向書作圈曰。似此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楊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後竟授泰和訓導。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宮人無敢傅者。院使劉文泰方受孝宗寵顧。忽得密旨。選一女醫入視。帝親率登御榻傅藥。又親持漱水與后。宮人扶后起坐。瞪目視帝。少頃。帝趨下榻。蓋將咳。恐驚后也。其厚倫篤愛若此。又科道累劾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不得。其辭白帝求旨。帝手批。朕只有這門親。再不必來說。仍密勅后家邀科道爲宴謝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茶飯也。

帝嘗啜茶。顧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煮茶。何如此茶。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用金壺。令茶人善煮。遣羽賜文泰嘗之。臨行。帝親以茶末少許着壺中。曰。毋爲所笑。其寵顧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人胄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卽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詠

曰似傘難遮雨如鐃却畏風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蠲租之詔時泰司徒金祓召北上羅太守欽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幸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烏獸號鳴次夜復爾帝疑有變乃夜馳歸時諸臣隨駕者並疑江彬有異謀潛遣人察之彬熟睡時帝在外夜多不寢或言彬謀誠有之兩發而兩遇山鳴帝因得免蓋天意耳六軍齊驚而彬獨晏然將誰欺乎

張御史淮嘗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視之舍屋仆矣

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子而並顯者耶兄麟官至方伯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張僅如一笠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勢皆內輔惟牛首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發令太平府編置今牛首稅絲獨隸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勢若飛走每視卽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埋山中築於城下曰以城爲索縲以繫之

高帝既制官員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負有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部人也帝曰此無他以多厭棄耳命刑部食鹽遞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謝笑曰此意豈易會哉使我復爲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顧鼎臣策既登正中誤空一葉率

意補之。偶與劉合。竟置第一。蓋通場無此意也。劉初得此卷。持示謝曰。天下士豈少哉。吾意已有會者矣。卷末復餘十九行。時考官適十九人。又曰。此子用心不凡。適留其額耳。蓋狀元卷諸試官皆有批辭也。

楊遵毅諱爲莒有大獄。事連四郡。逮繫累年。撫按知公能。遣治之。遂得決。諸郡民來覲者。具白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吾不當治若事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往白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白事。因出諸冤狀。且言所治獄爲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豪猾肆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即以狀付公。悉召具詞。檄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稱爲神明。

莒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歛具還。則復生矣。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主。鬼相謂曰。楊公雙目炯炯。破幽明矣。敢爲厲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朔旦詣謁文廟時也。莒城自春秋時杞梁妻哭夫而崩。迨今未興。公往相其宜。因命民濬池。登土爲邱陵之狀。高與完城等。築之既堅。乃削其外爲峻壁。不匝月。城成。民亦不費。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莒城完。不能攻。民乃懷德。設像魏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都憲納既致政家居。其子侍御某。巡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止隔一水。逕渡歸省。公怒甚。不容

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產一駒色純黃狀甚雄駿無駑鈍每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爲棄物賣之舉市大笑芻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幾墮因不豫纍日敕兵部市良馬遂獲首選

君子曰天下之物必待所遇使此馬當武宗朝人孰顧之哉然則人以才智自恃者亦可以自安矣

武宗在南京幸朝天宮諸樂器並集殿上有一樂工能琴欲自售其技乘間觸琴作聲帝聞之大怒曰此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懼驚逝而去

或問七檜山人曰東坡答山谷義山錦瑟詩何據曰此據古今樂志爲說然思華年三字終亦未解蓋義山賦詩時適年五十也

孝宗嘗至仁智殿觀鍾欽禮作畫見其皴劈飛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鍾亦不知也既而忽持其鬚大呼曰天下老神仙然鍾實無長技我朝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畫末技初不加意故畫苑中頗爲乏人如戴進最爲名手爲謝廷循輩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畫皆不得預選今世復以奇詭細密相高畫法盡失去古益遠矣

鍾後以玉音自榮用勅賜天下老神仙作石記常自佩用

武寧王母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頭。伏地引罪。帝笑而釋之。

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參謁。然初不知鉤邊中各有私印也。比正位。將行誅賞。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忤使者。以他衣與之。驗無印記。將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游裔孫。不當誅戮。帝意不解。稍以語犯忌諱。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女大小。並遷發化外。赭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譙樓臺基。卽其土所築也。

誠意伯劉基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尙非高峯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迸而出。

洪武中。吏部尙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陞任。既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拔秧。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尙書。今安在。答曰。吾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乙亥。太祖皇帝卽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日。太祖崩。皇太孫卽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員。次尙書之類。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卽建文四年。是稱革除。其年六月。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並建兩京官制。悉復洪武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年戊

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秋九月。落成。冬十月。皇太子皇太孫至自南京。車駕北幸。欽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使鑄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爲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聖旨。如今現在這裏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衙門。用行在印信。現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用。一應行移及所管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勅諭。今南北二京文武大小衙門印章。悉已新製。即頒給行用。舊印俱送內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普郎。初爲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既脫。猶持兵戰。植立舟中。

禮部右侍中黃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靖難師渡江。公徽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上。明日舍人來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溺淮清橋下死。公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羅汊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清。初赴舉。宿淳化逆旅。主人有女。爲妖物所憑。間失妖。女私詰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上。妖遂滅。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練子寧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刀入朝。欲行刺。不果而死。

戶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後亦死難。

正統間。麓貪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爲所據。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盡驅餘酋於金沙江西。與之盟而

志於碑曰。石泐水竭。爾乃渡江。酋不敢渝盟者數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碎碑。導之使東。乃復爲邊患矣。

袁凱佯狂避世。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讎。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廝。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爲民當差。既放歸田里。遣便潛察之。凱益爲狂癈。以糖和熟米。搏爲犬豕糞狀。夜密棄牆根草際。晝取爲食。使者見之。以爲食犬豕糞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太祖用法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蔑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有中貴得白鴿鴿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卽開籠放之。石亭謀復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亭友善。密與之謀。通曰。要仔細。亭疑之。遂不復言。既而通亦悔誤答。遣其僕來與問亭曰。前日之事如何。亭難於爲答。佯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爲眞病。且泣且救。來與歸報。通以亭既疾篤。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爲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與視疾。亭方對客密談。見與至。遽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卽還。寫書復而主既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至促來與。石亭舍人謂與至已大醉。入門卽臥。令猶未醒。吾主就醫未還。尙未面也。其夜。與臥亭家十

七日早。從行入朝。亭與徐有貞等舉事。上皇既復辟。通免歸來。與授衞鎭撫。

高皇帝欲懿文太子練習國事。每有大獄。輒付論之。一日有父訟子者。帝已察其非罪。命付太子。太子論子得死。帝諭太子誤決獄。太子言子致父訟。雖寃死無赦。帝問廷臣。莫有答者。忽班中一人對曰。陛下所論。乃申天下之仁。太子所斷。乃廣天下之孝。皆是也。帝問對者爲誰。曰。監察御史袁凱。遂命錄其名。衆危之。因佯狂。得免禍。

商文毅公輅。初本淳安大姓。至其祖。以樵獵爲業。貧特甚。出居山中。就一大石結菴居之。生子霖。爲嚴州府小吏。太守忽夜聞絲竹聲。自空中直下諸吏廨宇中。明旦召詰諸吏夜歡飲爲誰。不得。更問有何異。或具以霖生子對。太守知其爲祥。給俸養之。是爲文毅。既長。與桐廬姚公夔齊名。宣德乙卯秋。將赴省闈。與姚公舟會富陽。公夜夢神人呼解元。因叩解元爲誰。神人持一簡示之。上有姚夔二字。公復以己名叩。覆簡示之。則公名在焉。是秋公第一。至正統戊午。姚亦第一。

洪武中。建大內。就西華門外隙地爲廠。以處匠作。命工部官監督。然事既繁縟。奏啓頗艱。乃遣小黃門在廠傳旨。大內既成。廠尙未全去。至永樂。徙都北京。中官漸謀爲南京內守備。然無公署可居。因卽廠地結屋。遂以廠名。今顧以爲尊稱之名。凡工部官行寓悉以廠名。可爲一笑也。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廚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牕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竪曰何故器用銀對曰舊制也帝欲特用金器燕畢盡賜之后曰母已領恩賜吾父則未嘗君食也帝命卽撤后膳一席賜之令張氏世世爲美談也

武宗爲太子時乳母某氏在宮中孝宗臨視乳哺每賞賜多爲張后所收未嘗謝恩帝疑問以實對他日又面賜酒食對帝后食畢因抱太子不能起謝又因太子啼泣帝后親蹲視之帝命乳母坐勿起他日帝戲謂太子擊后太子擊之命擊乳母太子不忍擊也后由是大怒面叱出之既歸其夫驚曰保保之位千金不易得顧不謹畏獲罪而出奈何乳母曰此爲汝增千金寧畏出耶吾居宮中未嘗得滋味第急買肉多用鹽醬治具爲食食未畢中使果至召之言太子失乳母啼不能止帝后急宣汝催逼就道乳母故不行且欲自盡后驚懼盡還帝累賜恩典帝又厚賜其夫往復數四方發行報使相望太子見之始復初

馬后崩高皇欲再册后遣使召太子將面諭之太子久不至再使促之且令視太子不行故復命者曰太子方作書因命取書至則一婦人負男子行雪中入山帝感徵時事乃止

高皇帝嘗欲食湯餅光祿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誅戮因言往時入一山寺中僧進湯餅甚佳今竟不能致馬后聞之乃親治數盞極粗糲以獻帝帝一時食盡后問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時入山寺乃當困乏時食物覺美今富有四海錦衣玉食厭飫之餘顧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尋山寺僧問法乃以嫩鷄作粉搜麵爲之使復命盡戮寺僧

高皇帝將舉事。嘗詣卜者。其人乃農家。久不出。因就詣米牀坐以待之。須臾卜者出。問何卜。帝曰。吾將有所謀。卜者曰。君坐龍牀。得非將謀天下乎。帝不答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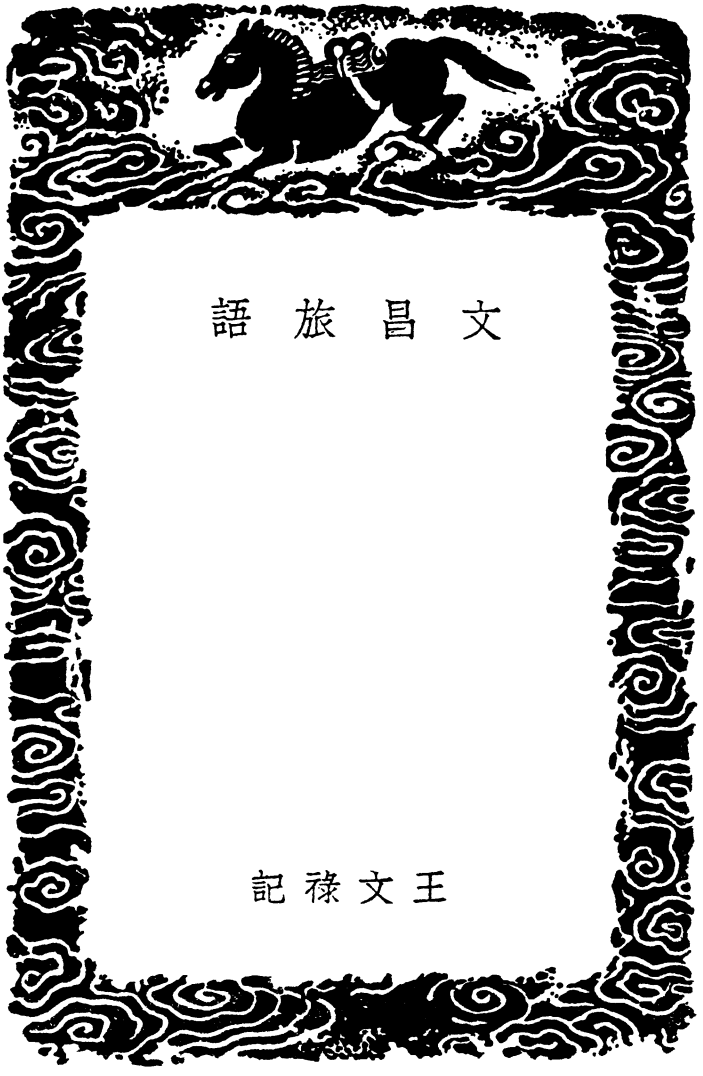
皇帝勅諭三法司。昨該爾等會府部司寺及六科十三道。同內閣輔臣。幷朕命司禮監官。逐一鞫審犯人薛侃等事情俱已明白。茲特降勅發落。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着法司再擬罪來看。彭澤質非才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姦邪譎詭之行。往來搆禍。般鬬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於攻擊之志。害朕君臣之義。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以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愼於思。罔愛於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優待是隆。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娟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於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從。着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拍案喧罵。匪失朝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事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擊問。今亦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都放了。此事既經區處。凡爾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事君不二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永有譽焉。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十年七月初七日。

胡明善附張羅峯。羅峯以彗見再去位。而明善亦以石碑事謫戍。時有以春對揭明善門者云。白石出西山。胡明善災從地起。彗星見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

張羅峯十年七月之逐。陛辭日。人有詩帖吏科門上云。大通橋下鷓鴣鳴。寶鈔三千又送行。歸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採黃精。至次年再召而逐也。恩典盡去。弁馳驛還亦不可得。央序庵上揭帖。兩請而後許之。

楊公字夢羽。常熟人。嘉靖五年進士。家有萬卷樓。貯書其中。撰著不輟。今所見明良記。爲江陰李氏刪本。非公原書矣。又高坡異纂。亦公手定。而續說郛載此二種。刪削太甚。僅存什一。吁。何所傳無一全書也。開卷爲之憮然。甌山金忠淳識。



文昌旅語

王文祿記

本館據百陵學山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文昌旅語

文昌旅語卷一

傳曰古者于旅也語夫旅衆也衆聚不容無語相成也法兌麗澤嘉靖戊申季冬朔廣呂約會文昌祠凡十有一人衆矣聚而語語而紀紀而成秩題曰文昌旅語姓名見語中沂陽王文禄秉筆紀之乃僭引云

雨山徐子楩曰秋閒予遊張公洞勝槩請悉言之沂陽王子文禄曰山半一竅秉火入穹窿敞豁由暗達明如重窒石白如玉其底石板稜層如斧鑿下其上有石膏流結爲柱爲人掌人形北上一竅由山頂出

天光照云雨山子曰山皐孛也曷奇巧如斯譙譙仇子俊卿曰開闢初土石相擁而成山洪流盪激沙土汩去如癰腫既潰惟石窿然獨存仰望胡子憲仲曰花瓣之齊色香之備皆化工之巧沂陽子曰山譬人骨土譬人肉骨中皆空則凡山皆空特無竅可入見其皐孛耳石膏鐘乳不猶骨髓乎

譙譙子曰嘉靖初年漁人于苕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東沙劉子熠曰其殆前次開闢有此牌渾沌之時灰砂滾而包裹之者乎

少豐顧子黃曰客有自雲中來者云戚遠有一男子嘗習飛狀遂飛去不復返陽和有一女子年可十六七忽化為男此何異也兩山子曰此陰陽失調所致也男陽道也而能飛陽失節也女陰質也而化男陰氣縱也陽失節故佚而不寧陰氣縱故變而為幻氣化不得其樂理固然耳少豐子曰然則冀北之山坼地震冬月而龍見雷鳴亦陰陽失調之故與兩山子曰山與地皆靜物也理宜貞以安而坼且震焉是陰精不固龍與雷皆動象也冬宜閉以蟄而且鳴焉是陽精不藏陽陰之精不固不藏是發天地之房

謙謙子曰近日海寇剽掠為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東沙子曰聞諸洪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勑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息矣少豐子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憑臣廣投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沂陽子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夫統率統綺士卒厄鼯

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膺琴臺北武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弗據也戈矛幹脆而鐵綉甲冑線窄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為弊枵腹稱貸妻子啼飢餉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伏兵以絕汲道竄逺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舡舡出地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為善良且因以裕國用矣仰厓子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

其進間其黨也沿海出舡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侯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舡則在海者日戚而無增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撞樁隱于水面礙其來舡可也詗其聚泊束蒭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喻能殺大舡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舡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木牌朱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舡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

夫用閒者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鳳岡趙子黃金謂奇峰楊子春芳曰學貴變化氣質
氣質變化甚難奇峯子曰然躁者少容雅者易隨虛
者輕諾察者太險詐者多匿怯者能忍躁斯直雅斯
親虛斯誕察斯鑿詐斯罔怯斯止非學曷矯哉
霖川陳子鯉易學也與奇峯子論乾坤二象奇峰子
曰孔子象乾之剛健以馬象坤之順承以牛文王以
龍象乾周公以馬象坤是可見文王之為君也周公
之為相也孔子之為師也霖川子曰象者象志乎
仰樗虞子志高問曰易詩書禮春秋皆經也惟詩學

不絕何也奇峯子曰易聖學之淵也强之下學則拂書淳世之務也施之末俗則窒禮民情之恒也律之君極則泥春秋衰國之事也稽之盛王則陋詩者播上下達賢賤齊隱顯觸憂樂通治亂其天地元聲乎故三百篇後作者不可勝紀或悼時幽憤或經世嘆今時人文盛矣觀風者盍亦采之陳治哉

熙臺劉子炊與奇峯子論夷狄盛衰奇峯子曰夷狄盛衰繫中國國治昌明夷狄雖盛亦衰國治微闇夷狄雖衰亦盛請畧夷狄其盛之盛乎熙臺夷狄其衰之盛乎

中庸五達道有曰朋友之交也仰厓子嘆曰交之義大矣哉心孚道合之謂交非特朋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然是以君臣之交見于唐虞父子之交見于文武夫婦之交見于梁孟昆弟之交見于祥覽吁下此亦鮮矣故阿衡之不惠其君非不明也孝已之見逐于父非不仁也會稽之妻請去其夫非不貞也薛氏之弟有訟其兄非不友也其如心之未孚道之未合何哉故君子明白以啓發之誠惻以感動之不見人之非不見我之是所以積久而待交也交義合而國家之務成矣或謂子之言交信大矣聖人奚獨系

之于朋友哉曰朋友人倫之紀綱也系之朋友而四倫可推也人特未之察也

仰厓子曰萬物從虛中來故人心本虛虛故靈靈故與天地合德今人讀中庸稍知誠之爲賢而不知虛之爲先未有心之不虛而能誠者故虛者物之始也誠者物之成也虛者善之入也誠者善之實也

仰厓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言人心素有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言吾心素有也以吾心素有而通人心素有其性一也此萬物皆備于我之徵也故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止

警機

王文祿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機警

機警一卷

沂陽子曰子生也朴室見事每遲閱書史中應變神速轉敗為功者錄以開子心云各條末贅數言以自警類長之能事畢矣嘉靖丙午海鹽王文祿

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父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爭營丘沂陽子曰尚父敦商造周威名著矣就封常典徐行若無虞旅人且憂焉勤勵之心無時可已也使諷而不聞聞而不悟營丘失矣噫旅人者靜觀則明尚父豈功成或

忽邪時難得而易失尤為至警

王稽使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為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穰侯勞稽謂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聞穰侯智士也見事遲向疑車中有人忘索此必悔之於是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沂陽子曰應侯脫免亡命慮患深操心危矣望車騎而疑之知穰侯而料之先匿車中以潛踪繼走車下以避索閒逸不亂非養不能也

末也讓位蔡澤以穰侯為戒哉

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令傷王尸族太子立使令尹盡誅射吳起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七十餘家

沂陽子曰起長于兵謀臨死猶能令後王復仇云走伏王尸冀避害且害彼攻者諸臣不悟墮起計中矣噫死猶用智孰若生能見幾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宗人盡斷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軸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

墨沂陽子曰田單復齊由保卽墨保卽墨由傳鐵籠倉惶臨難而心不亂先幾之見非豫養弗能也噫卒勝樂毅單名將之傑歟

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操箠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云沂陽子曰將欲出之必固辱之使尊禮之彼阻之矣是以反之而訛其識也

楚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傷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起行勞軍沂陽子曰傷胸則能殞命衆聞之驚疑而生怠楚兵乘之敗卽必矣傷指

則無害也起而勞軍亦以定衆志漢之興決于此
呂布屯濮陽曹操圍之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
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
否問曰曹操何在紿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
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沂陽子曰操出入行陣勝
敗神色不動匪稟之厚則養之深操嘗曰秋冬校射
春夏讀書呂滙子曰周文子發旦三聖魏武子丕植
三文盛矣哉心術則殊後世繼之者鮮也
王羲之幼時江州牧王敦甚愛之恒置之帳中眠敦
嘗先出羲之猶未起錢鳳入敦屏人言逆節謀忘羲

之在帳義之覺備聞知無活理乃佯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敦言畢方悟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信之乃得全沂陽子曰義之早慧故能脫虎口至親何益哉是以君子賫豫遠惡人也

李勣孫敬業年十齡餘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到剋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沂陽子曰成敗論勣勝敬業大體論敬業勝勣匡復雖虛武嬰褫魄及周為唐陰有力焉蓋見人心在唐不易革也兵敗後敬業與駱賓王俱遁去有是哉

張垂崖訊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者三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且伏衆心聞于朝雖權重而不疑四方皆知忠義之風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後與傳霖仙去然乎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其黨謀立潞王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李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卽

位垂簾引見群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審視然後降堦率群臣拜呼萬歲沂陽子曰神定哉非有聖學不能也禁邪敏速審事從容宋臣不下伊呂矣

眞宗不豫李文定迪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爲毒卽上馬去沂陽子曰知彼知己百爲百中蓋文定素知元儼膽怯者可駭而走也不然幾不爲所破邪

文潞公耆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誶語共拆弁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令不素孚亦疎矣寒不恤下亦忍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者寒暑當豫處云

司馬溫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誠故神蓋已見于幼時宜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

諺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例邪

苗傅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聞苗劉僞詔將至公潛取府庫中舊詔令持往十里外易之詔既至令僚屬宣讀畧張於譙樓旋卽歛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豈忍加害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留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起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取兇囚斬之曰

夜來獲一姦細後嘗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沂陽子曰詔至易之以安衆心密矣且疎自檢愼哉臨事無時無處無不密也明發取囚斬之揚言之絶後至者則密矣其亦聞言而悟與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清江紙朱塗之即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簟束之頃刻而辦沂陽子曰相傳開濟館某尚書家　上郊祀索白染圍鑪三百尚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卓脚鑿圓孔

白紙糊之取鐵鍋為爐如數進　上喜詰之舉濟是時索燎火萬炬于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具門簾香燈迎　駕遂命捲簾為燎得如數進上稱其才二事正符豈暗合耶亦見此推之也以故貴讀書多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吏曰它皆可辦唯苪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苪二十片限兩日以苪收錢於是苪不可勝用沂陽子曰建樓賞月細事也尤能速成示敏也且以起衆心云蓋幼安志存恢復若以無苪止

它日用兵何以鼓之殆徙木立信之意

紹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淦之清泥寺嘗燕客中夕散夫婦醉臥俄有群盜入執諸子及群婢縛之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即應曰有毋驚主人盡付匙鑰秉燭間大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群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云沂陽子曰藍姐一婦人耳臨變忙迫中而從容用智天資何穎敏也張敞傳載赭汙盜衣裾執之與此暗合但彼綏圖此急

應且婦人猶難云

嘉慰間江西峒丁反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報寇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擔竹籠木桶沿市民門呼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兵皆飽食一戰破寇沂陽子曰師行餉從無餉曷濟貴神速遲或生變炳兩得之胸中經畫素定矣噫安得斯人與之談兵哉

機警一卷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明良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